



古拙厚重“二里头”

□轩之父

闷,然后继续着自己简单而往复的平淡生活。

二

《逸周书·度邑解》中曾记载了周武王说过的一句话:“自洛汭延于伊瀆,居易毋固,其有夏之居。”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也曾曰:“昔三代之居,皆在河洛之间也。”三代即谓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三代的天子之居,即王都所在地,都宅兹于黄河和洛水交汇的这片沃土之上。

“二里头”的沉默,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被打破的。

1959年夏天,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,怀揣着寻找夏王朝的梦想率队来到洛阳盆地,在这个小村子的土地上挥下了第一锹。如果不是那一锹,或许“二里头”的神秘过往,将依然封藏于悠悠时光里。从那以后,“二里头”的名头上被加上了“夏都遗址”的光辉封印,悠长、厚重、深邃和尊贵成为新的修饰语。

是的,没错,东方大国数千年来心心念念想要探寻的神秘夏王朝,在“二里

头”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得到印证。“二里头”就是曾经夏王朝之都邑,傲然于世长达几个世纪。中华大地上这个极不起眼的小村落,拨开了让国人疑惑的、国外否定的、坊间好奇的、史书记载的历史迷雾,云开日出,风轻云淡。隐藏于典籍里单调的文字,在这里变得清晰、生动、鲜活、绚烂。

乳钉纹铜爵,翩若惊鸿,窈窕优雅;镶嵌绿松石铜牌饰,梭眼炯炯,凝古察今;方格纹铜鼎,古拙质朴,国势滥觞;绿松石龙形器,跃然欲生,龙游正统。一门三道,重殿回廊,道路井然,居坊有序;左祖右社,礼制规范。

王朝气象,抽丝剥茧;神秘面纱,月移星现。这些都是探索夏朝都邑的一枚枚钥匙。

“二里头夏都遗址”这个称号,当之无愧!

三

几千年前,在中华大地上的“二里头”村建立的中原王朝政权,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的正统王朝。

这个王朝正統的礼制文明波及的范围,让人瞠目结舌,难以想象。从后世的考古发掘中,发现了在中国香港地区乃至越南出土的牙璋,与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牙璋,竟然惊人地相似。考古专家推断,显然它们是受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中原礼制文明的重要影响。

“二里头”之后,中华大地上迎来了独属洛阳的历史和文明的赓续,先后共有夏、商、西周、东周、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、后晋等13个朝代在洛河两岸40公里长的范围内建都,形成五都荟洛之人文奇观,举世罕见。

如今,“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”已巍然屹立在二里头,圪塔头和四角楼几个村子的中央,共同见证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传奇过往与惊艳新生。

时间长了,“二里头夏都遗址”说起来倒也朗朗上口。相较于圪塔头,或者四角楼,亦或者其他什么名字,“二里头”三字古拙里透着雅致,现代里溢出厚重,与遥远的夏王朝的王者之气、都邑气象相得益彰。较之乳名“斟鄩”来,“二里头”或许更显得亲切随和。

时令走笔

湖山冬韵

□刘向阳

冬天的陆浑湖是静谧的、冷清的、沉默的,撩人的骄阳不见了,清明的空气不见了,青绿的山水不见了,代之以寒凉,以混沌,以深幽。

有太阳的时候,虽然也有热,但那热不怎么上身,像被冰筛子过滤了一样,照在身上浮浮的、浅浅的,好像感受不到它的温暖。如果有风,那热就更减一层。

我曾仔细观察过陆浑湖对岸伏牛山上早晨日出的情景。刚开始,山的背面像燃烧着一溜儿火焰,烘托得山梁上面一片明亮。太阳还没有出,那橘黄色的光线就已经顺着伏牛山中一条狭长的山谷,照射在了湖水对岸玉皇山的玉皇阁上,仿佛给玉皇阁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膜。

等我注意到湖面时,阳光已经像一支巨大的火炬,平铺在了水势浩渺的湖面之上,波光粼粼,亮光闪闪。靠近湖岸的水面,像刚要被火炬点燃,又被迅速抑制了下去。

若是阴天——风好像阴天的影子,只要天色一变,肯定就会出现,从最初的凉,到直侵入你的肌肤、毛孔的冷,让你缩手缩脚,再也不能像夏天那样放肆了。

夏天那些自由自在的水鸟,有一些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,有一些留了下来,我能辨别出的是骨顶鸡,它的叫声太独特了,尖而短促,汉语里还找不到对应的象声词。

还有斑嘴鸭、小野雁、白鹭等,三三两两,在沙洲或近岸的地方出没,宽阔的湖面上倒很难寻觅它们的踪影。偶有一两只不惮风寒,飞了起来,然而还没飞多远,就落了下去。

零星的垂钓者或下河捕鱼的人,拿着渔具,蜷缩着身子,一言不发,从湖边的公园那儿走下去,或从公园边上的绿篱中走上岸。有人不知为何,不像散步,总喜欢沿着修剪得齐齐整整的绿篱内侧,探着身子,往下面的水中观看。

于是,我又巴望着来一场雪,过去没有留意,不知雪中的陆浑湖是怎样的一番景致。

那天,一觉醒来,发现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雪,雪厚盈尺,漫天皆白。雪厚墩墩的,脚踩上去“吱吱”有声。到湖边一看,嗨,天地一派肃穆,陆浑湖像一块玉镜,厚重而有质感,只怕用锤子敲打,还会冰花飞溅,发出咣咣的撞击声。

天色阴沉着,像在暗暗发怒。天与湖像两扇张开的蚌壳,向中间挤压着,企图吐出胸中的怒气。

虽然天寒地冻,但我知道,水中有鱼、有虾、有蚌、有龟,还有我没有看到的在水边游动、沙洲栖息的留鸟和冬候鸟。

冬泳的人都知道,外面越冷,水中就越温暖。陆浑湖就是这样的,相处久了,你就了解她了。

亲情暖意

北乡有个大妗子

□陈建东

正月初二这一天,我家几乎雷打不动是去北乡看望俩老舅老妗子。大舅家住村南,二舅家住村北,两家相距不足200米。

那一年的初二,在我们去之前,母亲做了安排,我和四哥去大舅家,五哥去二舅家。我和四哥一脸灿烂,五哥黑着脸。

之所以如此,是因我们兄弟在两个舅家的待遇悬殊。大妗子待人实诚,这一天,她给我们做三顿饭——先是扁食(饺子),再吃烩菜,临走时端碗甜鸡蛋汤。我们送礼的篮子总不让空着,或放豆包馒头蒸馍,或放扁食丸子,还会不忘让大舅给我们发压岁钱,两角崭新的毛票,足以让我们兴奋好几天。

大舅在家是甩手掌柜,早上吃过饺子,碗一推嘴一抹,就和几个老头相约着到窑头头上去打牌消遣。待客接物,做饭洗碗家务一摊子杂事都落在大妗子身上。

二舅是个好铁匠,即便是过年也不闲着。往年,我们去看他,他要么生炉子叮叮当当敲打着,要么在刺啦刺啦磨刀。二妗子看到她闺女带着外孙来了,亲热地跟几年没见过面一样,眉开眼笑的,而把我们晾到了一边。压岁钱只给我们一人一角,我们兄弟心里感觉凉凉的,吃饭饭打声招呼就回到了大舅家。

我和四哥在家门口喊了声:“大舅,大妗子!”话音刚落,大妗子笑吟吟走出来迎接。大妗子一边接过送礼的篮子,一边把我们让进屋。“你爹你妈身体都好吧?身体好比啥都强。”大妗子嘘寒问暖,牵肠挂肚,“你爹你妈都受了一辈子罪,你们对他们可得好些。”

18岁那年,我考上了洛阳师范学校。过去年去看望老舅,大舅大妗子看上去已经苍老了许多,脸上的皱纹如同老榆树皮,头发快白完了,走路比从前慢了许多。中午吃过烩菜,大妗子从衣袋里掏出10斤粮票递给我:“孩子,你上学每月才29斤粮食,不够吃吧?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可不能饿着。这10斤粮票你拿着,贴补贴补。”我忙说:“大妗子,我现在天天坐在教室里学习,不出力,也不觉着饿。”大舅帮着大妗子说话:“你妗子实腾腾给你,你就收下,不然你妗子会生气的。”我只好收下了。

听母亲说,这粮票是我二表姐给大舅的。那时表姐是交警,常回家吃饭就省下了粮票,他们把粮票孝敬给了大舅。我考上洛阳师范学校,不仅是我家的光荣,亲戚们也感到荣光。过节见面时,大妗子与母亲闲聊中,知道我一个月只有29斤口粮,就给我预备下这10斤粮票。

大妗子不到八十就病故了,我心里难过了许多天。每当想到那10斤粮票,厚道和蔼的大妗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大国,历史悠久,古老且年轻着。

东方大国的中原大地,沃野千里。其间,有一个小小的村庄,名谓“二里头”。

“二里头”是村子如今的名字。三千八百多年前,“二里头”尚处幼年时,却有一个高端大气而又神秘的名字——“斟鄩”。

这里又被称为“最早的中国”,乃东方大国王朝正統之源。“二里头”之于中国,乃至人类,文明演进步履清晰,润泽深远。

由“斟鄩”到“二里头”,时间久远,名称缘何变更不得而知。这一变,让曾经的斟鄩,连同王朝辉煌,只存在汗青史册的只言片语之中,身影却消失于烟尘过往长达三千五百多年。

即使是“二里头”本尊,在几千年的历史时光中,或许已曾忘却了自己的光辉与荣耀,随波天地间,深藏功与名。间或饶有兴致地看着一些历史学家,对着斟鄩二字迷惘地发呆,或寻觅探究的苦



巍峨耸立

櫻桃攝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灵深处

故乡记忆

□樊继锋

不知从何时起,故乡的印象越来越模糊,故乡的记忆也越来越遥远了。

许是为了求学,许是为了工作,抑或是为了生计,反正是种种借口,压力、焦虑、奔波、流浪……

直到有一天,我情感的世界里,天塌了。我陪着母亲回到了故乡的老屋,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号啕大哭,任凭兄弟姐妹撕心裂肺地呼唤,母亲还是撒手而去。长跪在母亲的坟头前,我的心被掏空了,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孤独地走在黑色的旷野里。

夜晚,睡在久别的老屋里,久久不能入眠,几时的记忆开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,渐渐清晰起来,是那般的亲切,那般的鲜活,历历在目……

记得那是第一次上学的时候,母亲为我亲手缝制了一个新书包,那是怎样的一个书包啊!物资匮乏,没有整块儿的布料,母亲用无数块儿小布头——有方块的,有三角形的,每一块儿还没有小孩的巴掌大,五颜六色的足足有几十块儿,一针一线,密密地为我拼接起来。我背着它,在母亲的目送下,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学校走去。那时候,我的前头是一片光明。

放学的时候,母亲在烧火做饭,我挤挤挤钻进母亲的怀抱,母亲一手搂住我,一手往灶膛里添柴。那时候,母亲的膝盖就是我最好的扶手,母亲的怀抱比世上所有的座椅都温暖,都舒适。我从书包中掏出崭新的课本,母亲看了看,好好读书,只有把书念好了才能走出这小村庄,走向外面的世界。灶膛里的火光映照在书本上,也映照在母亲的脸上,我懵懵懂懂地觉得,那火光就像照亮我人生之路的明灯一样。虽然

年代久远,但那一幕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,清晰、美好。

老家的镇上,每年的清明节都有一个很大的集会,老家的人都叫“烈士坟会”。那一年我十岁,又到了清明节,学校放假。父母郑重地把我叫到堂屋里说,孩子,你长大了,给你五毛钱,你自个去赶会吧。将来你还要到那里上学,那儿的学校里有很多有学问的人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揣着母亲给我的五毛路上路了。走过了黑沟,就到了小梁坡,远远地就望见了赵保街西头烈士陵园的地方红旗飘飘,黑压压的人群,高音喇叭声音洪亮,大排鼓像打雷一样咚咚直响。想起早上父母的话我神清气爽,心头莫名地兴奋与激动,大踏步地向会场中心走去……

后来,我也会赶了,戏也看了,人也挤了,钱也花了。再后来,也遂了父母心愿,到镇上读书,又到县里读书,并且从县里到了更远更大的地方。不过,每次离家我都从母亲的泪花里读到了不舍。

回想到这里,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:母亲,您究竟是想要孩子走得更远,飞得更高,还是想让儿子守在您的身边子孙满堂、膝下承欢?我想,儿子就像放飞的风筝,带着父亲的希望、母亲的叮咛飞上蓝天,而风筝线却永远牵在母亲的手里,一头缠绕着母亲的手指,一头拴着儿子的心。我想象着当年父亲离家时,爷爷奶奶大概也是这种心情吧!这也许就是传承,我们这个民族的传承吧,母亲像普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,希望自己的子女走得更远、飞得更高,而根永远扎在故乡,留在父母的身边。

母亲,孩儿这样想对吗?

心香一瓣

木叶下

□陈明珠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时光流传,一岁一枯,忽而入冬,辞树的不是繁花,而是枯叶,从暮秋零落,一个转身,渐次纷飞,坠地成殇。穿行在城市的街道,随意一抬眼,处处是景。银杏的金黄,精致而烂漫,惊艳一双双眼睛。让一整条路的春天都娇艳无比的晚樱,绿叶渐次隐去,被风重新着了色,没有樱花那般妩媚,却悄然将一抹绯红留在黄褐的叶尖。还有那层次分明、色彩多样、绚烂过秋天的栎树,已经几乎都是褐色的果实挂在枝头了,却依然不失那份壮美。

初冬的景色,别有一番风味,一花一木,染尽时光,淡看流年。我觉得这是另一种绽放,不娇媚,不浓烈,就那样幽静安宁,仿若与你默然作别,也将一份想念种在你的心里,让你在肃杀的寒冬怀着来年的希望。

午间,从一角走入开元湖畔,安静地坐在长椅上,沐浴着温暖明亮的阳光。身旁陪伴的是看了一整年的荷。萌芽、生叶、开花,而今,大多数的荷叶已然干枯,曾经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变换成了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所余的寥寥半绿色的荷叶,倒成了成片黑褐中的点缀。

阳光在湖面上轻轻跃动,或仰或垂的莲蓬、挺直的茎秆、缩紧的荷叶,依然如诗如画,不减韵味。湖边柳树依依,一阵风吹过,几片失去青绿的柳叶落入水中,惊起悠然的鱼儿,匆匆甩尾溜走了,散开一圈儿涟漪。

昼夜温差大,亦是这时候的特点了。晨起轻寒,亦在被太阳晒得脸颊暖烘烘的。起身,沿人行道而行。遽

然间,就被初冬的落叶震撼了!

一侧草地上,是两排杉树,初夏时节的景致最美,杉树青翠挺拔,篱笆上的蔷薇花娇俏明媚,再配上青青草地,清新可人,吸引无数的游客来拍照打卡。另一侧是被称作法国梧桐的悬铃木,树木高大,树冠伸展,此刻,绿叶和枯叶交织。脚下的落叶,显然被清扫过,但还是一片片随风飘落,我努力地追上,捉住一片梧桐叶。想起《诗经》中的“蓀兮蓀兮,风起吹女”,凝视着半是青绿半是浅褐的叶子,我仿若将时光的踪迹握在了手中。

“亭皋木叶下,原隰菊花黄。”草地上满是落叶,不再鲜嫩的草色承载了落叶的绝唱。那些叶子或聚拢相依,或独自沉思。我蹲下身细看,每一片叶子都是不同的,深深浅浅的色泽,像轻盈的蝴蝶,像摊开的手掌,像卷起的纸花,光影从杉树间穿过来,照耀着草地,那每片落叶有了岁月的气息,散发着深邃的味道,让人像是嗅了一枚浓郁的橄榄,想去细读光阴的故事。

生活在洛城,每年都会很诧异,枝头叶子还多着呢,怎么就入冬了呢?然而总是没念叨几天,就北风尽吹,一夜之间,就剩下了不屈的枝丫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终究是生命必走的过程,叶落归根,如此,才会不断延续,生生不息。

看过一篇文章,一个小孩子说,树叶落了,是为了让阳光来住。读到此处,不禁莞尔,多么纯真,又多么有哲理。被阳光温暖着,光秃秃的树也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,而且只要心中有光,便不惧风雪,不畏将来。